

或寸微尺大而緊者血盛有火多汗火又形寒而面浮者陽虛形變而面蒼黑者陰虛合少神昏精不藏驚悸骨筋筋骨疫病則汗發此處發也但見一二便是

外因感寒則損陽自上而下一損於肺則皮聚毛

蒸於心則血脈虛少不榮臟腑人月水不絕

三損於胃則飲食不進則寒治安辛甘若淡適於胃

則不可治矣或熱則損陰自下而一損於腎則

腎虛不能起於肺者死二損於肝則筋幾不能收

持三損於脾則飲食不能消冠治互梗苦若誠遇於

脾則不可治矣又不內外因寒則精汗出於心則

指寒可發汗出於肺則損肺而發勞苦汗出於

肺則損肉食汗甚汗出於肺則損陽持垂汗行汗

出於腎則損腎治友酸苦名辛散於心則不可治矣

抑全心肺損面色憔悴多者為陽虛肝腎相而形瘦

子多者為陰虛經云抑其肺者益其氣攝其心者補

其榮攝其肺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

其中損其肺者益其精是以古方除濕損四君子湯

湯心舌舌四物湯心肺俱損者八物湯心肺而解

胃肝損者十全大補湯肝腎俱損者六味丸經證新

瘡瘍者杜仲湯加龍骨牡蛎四肢知重酸疼心悸

瘦弱者小建中湯汗多力少筋骨痛者黃芪建中

湯汗多脈結者炙甘草湯桑寄生湯心肺而解

胃中益氣湯虛無汗潮熱者人參清肺散暴熱者

虛有汗潮熱者人參養氣湯潤燥者秋葵

補心湯暴熱者益智升陷湯潤燥者秋葵者益智

益智加半夏大病後食減者參苓白朮散加黃

芩木質白朮散參苓這化桂太和美肺散單人參膏

其當歸內因五勞六極七傷虛成損損成傷經年不愈者謂之久虛五勞應五臟六極即六慾應六腑蓋心勞運肺橫則氣虛而面無召驚悸遺盜汗極心痛咽脣肝勞審力謀慮則筋惕拘掣則頭目昏眩脾勞外道思眠渴消少食慾則吐渴內則四肢倦急腰痛目背強痛筋勞風事而疊則氣乏心腹冷骨背強僵則七焦津枯焚寒熱督勞矜持志節則腰背痛遺精曰漏泄則面垢者此五勞應乎五極者也若原因肺虛以致虛屬虛俱虛聽已衰行步不正各曰補後令人精滿革弱核小故又曰六極僵即僵也七傷者推原勞極之由久而傷傷久臥傷氣久坐陽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房勞矜持志節則陰陽失衡則火湯九加味逆散補陰丸火全補氣或滋陰降火湯九加味逆散補陰丸火全補勞或大補勞等草率單用火藥傷中寒身冷者鹿茸大補陽虛散加減內固丸三仙丹溫腎丸崩胞補天丸斑龍丸

陰陽俱虛八物湯固真陰丸或丸人參養陰湯或十全大補湯加菟絲子半夏麥冬或八味丸有火

陽虛者二至丸異類有火丸

心虛人參固本丸養陰天王補心丹朱子讀書丸壯

火天麻丸鹿茸四十丸厚朴姜茶杏仁木散橘皮煎丸

蒼木質白朮散參苓這化桂太和美肺散單人參膏

病食補而不依診用藥反增疾火者有之非唯不足却疾延年亦非養心養之道且少年慾大正識尤

不論陰陽偏者因水火不濟火降則血脈和暢水

升則精神充滿或心腎俱虛或心脾俱虛或心肝俱

虛或肺腎俱虛或五臟俱虛但以調和心腎爲主兼

補脾胃則飲食進而精神氣血自生

調和心腎虛中有熱者古庵心腎九虛中有寒者究

原心腎九不受後補者歸桂丸理蓮丸等補九兼補

脾胃二神交濟丹還少丹天翼丸復本丸

實者下虛也熟者上熱也又言虛處當服丸汗利邪

實也心脾熱則口舌生瘡舌苔虛脫腹痛耳邪然則

角痛調格不通脾勞第熱則氣急肌解多汗肺勞邪

筋骨痛不適脾勞第熱則氣急肌解多汗肺勞邪

筋骨痛調格不通脾勞第熱則氣急肌解多汗肺勞邪

流傳變證雖多亦必歸重於一經假如我有精滿又

加之之經散腰背拘急知其邪在肺也現有咯血多計

加之屬傷口舌生寒知其邪在心也現有嘔欬微寒並

加之反胃寒覺沉沉知其邪在肺也現有夢遺加之

骨痛多慾煩知其邪在肝也現有泄瀉加之腹痛

指塊飲食無味四肢倦怠知其邪在脾也當隨其邪

之所在調之

勞然溼骨散內然保真湯補熱黃芪龍甲湯

勞火降血止太平丸漱吐秋葵保和湯血止多三黃補

熱湯血止十子散薰花蕊石散

勞汗葛根人參湯附保和湯太平丸肺瀉肺壅

知母茯苓湯肺癆桔梗湯等白及散

勞散白木香八珍湯歸氣丸

勞汗黃芪散更當於各病本條考究

勞者倦也氣血勞倦不運則發滯漏盜氣得以相

乘又欲食勞倦所傷則上焦不行下肢不適然勞倦

血未定之時消渴病也耗損精血而成全虧陰虛間有

中而肺脾陰虛則渴利而病久不愈則陰虛則渴利

無力言動皆疲憊結聚氣血而利之所致故以潤

潤起胃爲先蓋關脉閉則氣血乾枯氣弱則藥無

由行但陽虛不可偏用辛香香散之則難除虛不可偏

用苦寒知葉之藥東垣有開關散則效今亦難用

宜疏其意推之

腸病開關清熱利便宣涼白散加銀柴胡秦艽桔梗

木通瀉瀉葛根附子散以小便多爲病所故以潤

陰病開關行瘀利氣宜二陳湯加便通散附母牡

丹皮當歸山楂蘇梗及生地木香少許以氣清柔少

味非甘榮之謂也人人無病食能而致病者有之有

陰陽俱用參芩白朮散三百湯或二陳湯加白朮神
桂等身以退邪留者有泄者尤宜多服久服保胃氣
轉然後依證用藥
古方以生犀散防風當歸散或三補丸單黃連丸治
熱勞瘵然必初走體質而後敢用之也
久虛損相成反勞陽虛劫勞散十全大補湯人參養榮
湯補中益氣湯單人參湯
陰虛加味涼透散滋陰降火湯術齊四物湯補陰丸
大造丸補丸麻黃玉屏風膏
古云膠京寒百無一生意薄腎虛
及氣血弱者必以滋補中量入煎便以代降火之
俗今俗非俗用知其生地潤肺則又偏用人参桂附
助火大治欬嗽用知其生地潤肺則收溫肝經
治血難用京墨金石寒涼傷其氣血退潮氣用銀柴
胡黃連消其肉膚骨髓復用龍骨石脂蜜燉其精
皆不治其本耳
蟲亦氣血凝滯寒與瘀化成但平補氣血為主加
以烏梅青蒿砂石蠶而蟲自亡矣紫河車丹紫河
車丸苦萬膏始散天臺蓋崩漏用
傳尸之說不必深泥歷觀旁省皆因酒色財氣損傷
心血以致虛火妄動翳目不分陰陽用藥家不思
疾由白取往歸顧前人雅言亦云勞瘵十六
種惟陰德可以斷之不幸患此疾者或入山林貢居
靜室清心靜坐常焚香叩齒專意保養精神食戒淡膳
平病可斷根若不遵此禁忌服藥不效

博英醫學病目

虛勞

虛者皮毛肌膚鬲下骨髓氣津液不足也若男女
終日勞役神耗力倦既絕越常喜怒憂思形寒飲冷
縱欲恣慾系問曰今人未及半百而衰者以酒為榮
以妄為常解以人房以怨其精以耗散其真根源
從此而虛無五臟六腑如何不弱五勞六極七傷
從此而始何謂五勞心勞火損肝勞神損脾勞食損
肺勞氣損腎勞精損大腸濕熱肺肉皮毛骨筋指是
謂六七傷雖經言之甚詳傷形與氣謂之七傷總
而言之為虛是也大抵五行六氣水特五之一耳夫
一小水既虧豈能勝五火哉肺勞等證肇起矣其體雖
最易感於邪氣當先和微微利微下之從其緩而
治之大則謂之醫者不知邪氣加之於身而未除便
行補劑不待氣得補遂入輕絃致死不如此誤者何
乎千萬良工細辨中本無善處之說曰勞者
溫之者溫存之義不足者補之以味投肉炎茶百
味珍者無非補也今之醫者不遺其法唯知熱者
過猶則病當歸甘草桂附重則乳石丹砂加以之以於艾
補保其水得熱愈生火轉甚小而成厥氣血潮
熱煩渴令口則熱者明矣重則火盛不可救者
且峻補不已如此死者驚恐之耳及遇旱工治舉而
以清潤解之而不舍之於病反行怪奇而聞發惡
裏之說異不從死於瘧反於癥之手雖死不悔
深可憫也夫大涼不能養水清淡不能保水補火大
下之事無出乎理惟明何患疾之不安勞為熱證
明矣這補子惟無無無之人脈與肢無力
而弱者方之補之又必系其胃中及右臂二大虧而

用之心虛則動性慾憂煩少色舌強宜養榮湯或
培定神丸之類以益其心血脾虛而黃風瘦則利清
喉腹廢陽鳴四肢無力飲食不進口渴口渴則利清
之類以調其飲食肝虛則目昏虛瓶瓶中苦恐懼如
人將捕之狀宜牛膝益中湯虎骨丹之類以兼助其
筋脉脾虛呼吸少氣嘔乏氣嗽乾乾宜枳實湯加入
參黃芪阿膠蘇子以潤其氣督虛腰背脊腰痛而
痛神困耳鳴小便頻數無漏宜八味丸加五味子鹿
甘附附子用山藥等丸以生津精
勞春兼疫積其證腹脅常熱手足顛倒則於寅卯時
分乍有涼時者是也若頭暈腰困難治者必以吐法
吐之或沉香散丸九透膈丹之類下之又甚者或用
參黃芪阿膠蘇子以潤其氣督虛腰背脊腰痛而
痛神困耳鳴小便頻數無漏宜八味丸加五味子鹿
甘附附子用山藥等丸以生津精
數而不相應者極難治

虛損復發熱者皆用柴胡衍義云柴胡本經並無
一字療勞令人方中治勞鮮有不用者誤甚多常
厚病勞有一種真虛虛損復發邪因空虛而致勞故
曰勞者半也當斟酌之如經驗方治勞善苦参煎丸
用柴胡正宜服之無不效熱去則須急已若無邪熱
得此愈甚雖至死人亦不恐王海藏云苟無實然醫
取用之不死何待用之者宜審諸又大忌冬寒發散
用麻苦寒藥反濁其陽但當用瓊王膏之類大助陽
氣使其復還黃丹之位微加湯陰火藥
葛洪鬼臼者是五尸之一非又核諸鬼邪害其
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五十九種大略使人渴消沉
沉默默的不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愁累年積月漸就
頹廢以至於死傷於旁人乃至滅門竟知足疾者急

治酒食。一日除却取木水服方于七日三服效未如
復此方。甚良及天慶所傳。勿法而考校。極非所解。
婦人伏狀疾。有附所傳。勿法而考校。極非所解。
別是一鬼亦自病人。命要為祟耳。今已成形在患人。
肺中為蟲食其肺系故令吐血驚厥。師掠之曰。此蟲
還得長生久而無證。再掠之。良久云。唯無賴爪膚
為木。以酒服之則去矣。患家如其言得愈。此子所目
見也。其患亦相似賴爪者。賴之以斬歟。

祖父冤債或風水所保難有符文法水下蟲之法然
雖去人亡亦未爲全美若能平素保養則自愈矣

廢勞工治

則陽無以化宜不可偏也然東垣曰甘溫能除大熱

五勞者，脾心肝腎也。勞於心者，則神耗而驚懼驚；勞於肺者，則因之而作勞，勞於肝者，則易怒而火盛；勞於腎者，則目昏或脅痛，不能久立，運行勞於脾者，則遇寒而其氣凝滯，遇熱而流動，故肢體一僵一軟，皆由此而作也。勞倦傷脾，然恐惡寒，溫調皆由脾主，故亦勞於脾者。

先生深仰
——體爲生人之根本又知一編有相贊之功
故其說似以「體」爲主同也重於「用」而以「形」爲主
主體者下降陰虛則上升蓄鬱而抑之除形者則氣
丸是也故禦者必本於陽氣主煦之氣爲陽主上之
升虛則下陷當升而舉補中益氣養氣是也近世治醫
專以四物湯加黃芪知母不知四物皆陰行秋冬之
氣非所以生萬物者也且血藥常滯非或多食少食
所宜血藥常滯疔火必致發熱黃芪知母其性苦寒能
能蕩火名曰滋陰以資清潤而損血名曰降火使疔
苦先人火心而有骨氣反能助火至其散成所不言得
丹溪有言實火可泻虛火可補勞華之火虛乎實乎平
消之可平燭其偏者與以葛附爲家常茶飲此惟氣
乘者互之若氣氣蒸熱之人能無助火爲哉故大抵
虛處之惡癥難不少如補腎保肺當兼行然解勞之
溫肺之藥固須保肺而解毒肺惟係熱而不能解之
甚能食而不渴者肺歸而脾補肺而解毒惟係熱而
不能解之氣尤要於保肺也若見勞證之症多死力
力故補肺之氣尤要於保肺也若見勞證之症多死
急而瀉濁之品宜戒失肺有生肺之能猶無扶肺之
力倘補肺之氣尤要於保肺也若見勞證之症多死
於泄濁瀉濁之因多因於濁潤司命者能不爲之孽

又曰血熱猶氣又曰濁陰不長春夏之溫可以養人之甘壯筋骨者不外於陰長之理也且虛勞證受補者可謂之不變者不外於故葛可久治勞神氣素所垂十方用參者七津丹專主陰虛所述治勞方案用參者亦十之七不用參者非其新傷必其經淺者耳自好古肺熱傷脾肺陰虛參必死之第印尼人服日甘用苦寒直至上吐泄者不悔病可已幸李漸濟灌石山詳者肺為火而宿有痰火者不外於肺經者肺氣蒸發而不能下行者肺之實與參誠不相宜若火來者金有肺脉按之而歲金氣大傷非參不保前哲有言曰土旺而金生水則克之而實得之深莫根本之治者也內觀之自深淺者固不知四散無力腰膝瘦臥而不寐者因面赤白甚而黃門大可畏也法當補東陽以復其元發惡以視其根能發其蟲癥病者不生亦可經其傳症耳凡近視此病者不宜服保虛者須服補氣宣佩安息香及麝香則蟲鬼不敢侵也

嘔吐不食四肢無力好臥倦言漸而致於昏厥陰虛則成枯渴於附者互感過度漸進移陰不升陽不下降腎水既不升榮心肺皆無所膀胱吐氣閉之證作也今世之所謂勞者皆無出於此六慘者屬寒暑濕燥火麻不冒頭極甚而引病之重而不可救者有矣或有醫之急而於實氣助陽尤無有指莫之能克復也致為終身之病者多矣失陽者若恐憂患悲憲驚七情過傷是也惟過於思者漫成勞寒之勞者多起於脾胃之勞營思之過者也先哲所謂五勞六極七傷蓋因證而言也久則生蟲

人屬土土生蟲故令人臟腑耗散人臟腑血隨之而變者甚至於不察人將氣絕則從九竅崩潰飛尸而出者於怯弱之人日久亦成勞瘵之證此所謂傳屍也凡人平素保養元氣愛惜精血寡不可得而傳惟夫疾忘安苦不自覺精血內耗邪氣外乘是不特男子有傷女人亦不免然而氣虛血滯是不可入人體之門中喪問衣裳器用中皆能乘虛而來觸有婦人患寒者之忌患人見之忌則其勞氣蟲如兒童之類食人肉食勞傷脾與大腸者則為介蟲如蠶蠅蠅之屬食人肉傷勞傷督與筋脉者則為繩蟲如魚龍蛟龍之形食人肉皆能成蟲者或由火之勢亦如羽蟲之酷烈之類爲狀不可勝紀凡人有此證便宜早治則不及事後治之之法一則補其虛以復其真元一則殺其蟲以絕其根本能殺其蟲則雖不生亦可以幾後人之傳非耳

蟲氣有九

勞寒九蟲者一日伏蟲長四十爲草蟲之長二日蛇蟲長一尺貫人心則殺人三曰小白蟻長寸子孫繁生長至四五尺亦能殺人四曰肉蟲若爛杏令人煩滿五曰肺蟲狀如蠶令人欲死六曰門蠅狀如

蝨蟲令人嘔逆吐黃七曰的蟲又名鬲蟲狀如瓜蔴可救者有矣或有醫之急而於實氣助陽尤無有指莫之能克復也致為終身之病者多矣失陽者若恐憂患悲憲驚七情過傷是也惟過於思者漫成勞寒之勞者多起於脾胃之勞營思之過者也先哲所謂五勞六極七傷蓋因證而言也久則生蟲人屬土土生蟲故令人臟腑耗散人臟腑血隨之而變者甚至於不察人將氣絕則從九竅崩潰飛尸而出者於怯弱之人日久亦成勞瘵之證此所謂傳屍也凡人平素保養元氣愛惜精血寡不可得而傳惟夫疾忘安苦不自覺精血內耗邪氣外乘是不特男子有傷女人亦不免然而氣虛血滯是不可入人體之門中喪問衣裳器用中皆能乘虛而來觸有婦人患寒者之忌患人見之忌則其勞氣蟲如兒童之類食人肉食勞傷脾與大腸者則為介蟲如蠶蠅蠅之屬食人肉傷勞傷督與筋脉者則為繩蟲如魚龍蛟龍之形食人肉皆能成蟲者或由火之勢亦如羽蟲之酷烈之類爲狀不可勝紀凡人有此證便宜早治則不及事後治之之法一則補其虛以復其真元一則殺其蟲以絕其根本能殺其蟲則雖不生亦可以幾後人之傳非耳

附一清潔除蟲方論

傳尾少腹寒心受病氣血虛結故有成蟲者蓋由於食冷忘恩思義迷於此月經以血凝而復善之氣血存胞即爲正氣氣從即爲穀氣在心部即爲蟲悉由不正其心蒙蔽累積所致三尸九蟲之爲害者不可不知其詳九蟲之內多傳於六代三蟲不傳者則有蛔之白其蟲或藏或寄或侵或搏於脣中食積故其蟲色黑食鹽既不能起於肺部蟲久則生毛色變黃孕五臟五行之氣傳之三人即自能飛其狀如糞亦多品類傳入脣蟲者損於肌肉故瘦弱食不能爲肌膚筋膜不能收持以其詳九蟲之內多傳於六代三日服藥稱其蟲黃亦可三十日服藥稱其蟲黑者即食黑此病已極可百二十日服藥稱其蟲頭赤者食人肉可治頭口白者食忠人隨其病難治只宜斷忌酒色調節飲食如或不然心煩熱惡汗怕冷如此十日則骨肉消黃光潤此其證也妄信邪教新種未編備用乘延延歲時方知瘧重苦非營戒病

編

反掌此人死後兄弟子孫骨肉相屬繼承相傳以

至滅族大抵六蟲一句之中遍行四穴通而復始病

經透木氣而生立春一日後方食起三日一食五日

一方其作苦百節皆痛蟲之食也退即退穴靜難

一群五日其病乍靜候其退解時乃可投得用藥不

變成諸症至於不察人將氣絕則從九竅崩潰飛尸

而出者於怯弱之人日久亦成勞瘵之證此所謂傳

屍也凡人平素保養元氣愛惜精血寡不可得而傳

惟夫疾忘安苦不自覺精血內耗邪氣外乘是不

特男子有傷女人亦不免然而氣虛血滯是不可

入人體之門中喪問衣裳器用中皆能乘虛而來

觸有婦人患寒者之忌患人見之忌則其勞氣

蟲如兒童之類食人肉食勞傷脾與大腸者則為

介蟲如蠶蠅蠅之屬食人肉傷勞傷督與筋脉

者則為繩蟲如魚龍蛟龍之形食人肉皆能成蟲者

或由火之勢亦如羽蟲之酷烈之類爲狀不可勝紀

凡人有此證便宜早治則不及事後治之之法

一則補其虛以復其真元一則殺其蟲以絕其根本

能殺其蟲則雖不生亦可以幾後人之傳非耳

今以六代所傳蟲狀病證詳著於後

第一代蟲狀病證食口治法
其蟲形如蠍兒長三寸背有毛或形如鬼狀動走臘
燐令人夢寐顛倒魂魄飛揚精神難收飲食減少

形容瘦弱四肢百節冰縮僵硬壯熱背脣拘急口苦
舌乾面無顏色鼻流清涕虛汗常多其蟲遇丙丁日
食起醉肺心俞穴中凹輪周而復始吸蟲大體
方可醫治取出蟲後用藥補心安眠牛薑散

第二代蟲狀病證食口治法

其蟲形如亂髮長二寸許或形如蠍狀似虎守宮或
形如蠍體但有入喉辨之凡勞憂愁思慮比蟲令人
神色如醉夜夢不祥憂與人爲心官能惡西體
不知苦而枯槁日漸瘦弱心嘔酸咽乾苦寒并合
瘡痍腫瘍無力嘔吐濃血頭目不利胸膈滿人益汗
發熱等證其蟲遇庚申日食起醉肺病俞穴中伏蟲
太陰可方醫治取出蟲後便服則宜服虛散成

第三代蟲狀病證食口治法

其蟲形如蚊或如砂血片或如刺繩

或如毛蟲但在人臟腑之中勞謹若有此蟲令人三

焦多汗日常易驚懼吐舌計或吐清水黏涎腹脹腸

鳴口臭生瘧骨里面有日漸瘦弱精神恍惚口渴咽

幹多渴方可治之取蟲之食口治法

第四代蟲狀病證食口治法
其蟲形如蠍形或如蠍體蟲如如蠍肝肺或如蝴蝶

或如蛇虺往來五臟之中凡病此蟲令人驚惕虛渴
厭逆胸中痰毒氣風恰表壯熱壯大驚善欬嗽氣促

口苦舌乾要瘦酸鹹之物其蟲遇戊己日食起醉肺
脾俞穴中凹輪陰陽大解方可治之取蟲後補脾即
愈宜服塊散

第五代蟲狀病證食口治法

其蟲形如鼠無毛或有頭無足或有足無頭或如精
血片凡遇此蟲人肝經而脾胃得血而更覺也令人
多怒心急四肢解散飲食減少或面紅潤如平人或
時通鑿而舌未事或著手枕不起有似中風肢體
煩麻裂內多痛其蟲遇壬癸日食起醉肺肝俞穴中
凹輪大解方可治之取蟲後補肝即愈宜服金

第六代蟲狀病證食口治法

其蟲有足足千里傳耗所謂飛屍形如馬尾或
兩條一雄一雌或如蛇體在人五臟之中或如爛
糞或如米糞或如豆糞此蟲令人思食若物身
體急轉無力眼耳嘴唇軟不定心腹因亂

蟲遇丑戌日食起醉肺俞穴六四陰爻伏蠶大解方可

治之取蟲出補脾散愈宜服膏散

第七代蟲

又曰傳尸之候本起無端莫問老少男女皆有此病

大抵五行相犯而生人內傳毒氣周遍五臟者無

犯以至於死死之又傳家說一人故曰傳尸亦名傳

毒以其實傳半臥半起或曰絕蹠氣息微者名曰伏

瘡瘍骨髓發身中熱積爲骨蒸內傳上厥名曰伏逆

不用藥者乃至濱門假如男女虛相得之名曰勞極

吳楚乃名赤瀝巴蜀亦名勞極其原先從勞起初受

之氣兩腰酸後腰背拘急行立則弱飲食減少兩脚

酸痛直僵氣聲臥遺冷汗發熱骨髓受涼大寒

洞魚不覺死也

又曰傳尸之候本起無端莫問老少男女皆有此病

大抵五行相犯而生人內傳毒氣周遍五臟者無

犯以至於死死之又傳家說一人故曰傳尸亦名傳

毒以其實傳半臥半起或曰絕蹠氣息微者名曰伏

瘡瘍骨髓發身中熱積爲骨蒸內傳上厥名曰伏逆

不用藥者乃至濱門假如男女虛相得之名曰勞極

吳楚乃名赤瀝巴蜀亦名勞極其原先從勞起初受

之氣兩腰酸後腰背拘急行立則弱飲食減少兩脚

酸痛直僵氣聲臥遺冷汗發熱骨髓受涼大寒

欲盡盡見先亡有時盜汗食少味口口生寒心氣

煩熱欲眠朝輕夕重兩頰口齦脣苔紅赤如傳

瘧症或時手足五心煩熱心受已訖次傳於肺脾初

受氣飲飲氣力微痛有時氣喘臥則甚鼻口外僅

不開音氣如改閑閑猶若腐氣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欲吐則氣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如火燒皮肉急急

似故曰疰其變有二十二種或三十六種或九十九

種大略令人寒熱溢汗夢與鬼交接精白濁髮乾而
聾或腹內有塊或腦後兩邊有小結復進數箇或聚
或散沉沉默默欲死欲活或咯血如肺瘡病寒狀
或腹下刺痛瘦困乏不自勝持積月累年以至於死
死復得往易傳襲人乃至滅門者是也更有甚蟲道
尸寒尸尸尸疰等諸之五尸及大小附者等誰不知
其之所苦無處不惡乃挾諸鬼邪而害人其惡多
端傳變推遷難以推測故自古及今愈此病者十不
一得所謂理骨觀肝天靈益銅鎖鼻走有其說未嘗
取效惟膏肓俞恙氏穴法若早發之可否幾半曉亦
不惑也

越劇可醫

除虛發熱

世間發熱病傳者數種治各不同傷寒傷風及寒
疫則用仲景法溫病及疫熱則用河間法此皆
論外感者也今人一見發熱者認作傷寒用汗藥
以發其表汗後不解又用表藥以涼其肌腠涼固體
白肉沉解等湯雖然雖通也殊豈不殆乎白虎湯下
垣柳亡舌用二九錢不害事急以加減八味丸一
斤內肉桂一兩以水煩熟五六沸冰冷與飲者證自
退胡日必畏寒衣脫足無火也當補其陽急以附子
以發其表汗後不解又用表藥以涼其肌腠涼固體
白肉沉解等湯雖然雖通也殊豈不殆乎白虎湯下
垣柳亡舌用二九錢不害事急以加減八味丸一
斤內肉桂一兩以水煩熟五六沸冰冷與飲者證自
退胡日必畏寒衣脫足無火也當補其陽急以附子
八味丸料而服白虎急以附子依其常而不以常
法治者也若有寒毒者大失正陰陰陽不和則生
寒出而傷著中益氣之陰此用氣藥以補氣之東
不足者也至於勞心好色內傷風濕陰陽偏傷陽
無所附故亦發寒其人必面赤喘口渴引飲少腹痛
脈數而大或數而無力者是惟升津溪明補陰
之以四物湯加黃芩知母此用氣藥以補血之不足
者也世俗相因屢用不效何耶蓋因陰字而謂之陰
氣為陰耳當當者之陰與陽也內訌真經也內訌
諸寒之者取之陰而寒者取之陽所謂之者皆
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然
是

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反是無火也又云發急症
來時發急症是無火也更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筋而
動是無火也當求其屬而見之無火者方益火之源
以消陰辟無水者壯火之主以鎮陽火必須黃芩
八卦二丸出入增減以補陽除陰用犀角黃連
知母苦寒之說必致損傷脾胃而耗者不可勝舉大
抵病然作湯飲令便絕此屬實然人皆知之或惡寒
發熱引表既而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屬真寒人亦
易知至於煩狂越不欲近衣欲坐臥泥木中此屬
假熱之證其甚者須極其渴渴不絕舌如芒刺兩
腎燒裂而如空身如燎燎如火炎炎如火燎燎如
急火使結小便淋漓三部脉洪大而無倫實者是時
也似承氣證承氣入口即吐卻如白虎湯白虎下
咽即亡舌用二九錢不害事急以加減八味丸一
斤內肉桂一兩以水煩熟五六沸冰冷與飲者證自
退胡日必畏寒衣脫足無火也當補其陽急以附子
八味丸料而服白虎急以附子依其常而不以常
法治者也若有寒毒者大失正陰陰陽不和則生
寒出而傷著中益氣之陰此用氣藥以補氣之東
不足者也至於勞心好色內傷風濕陰陽偏傷陽
無所附故亦發寒其人必面赤喘口渴引飲少腹痛
脈數而大或數而無力者是惟升津溪明補陰
之以四物湯加黃芩知母此用氣藥以補血之不足
者也世俗相因屢用不效何耶蓋因陰字而謂之陰
氣為陰耳當當者之陰與陽也內訌真經也內訌
諸寒之者取之陰而寒者取之陽所謂之者皆
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然
是

尺必無力甚者尺脈洪數而按之必鼓此為辨耳
雖然若問其人會服道涼藥脉亦有力而鼓指失載
復厥云服涼藥而復反加數者火甚也宜升火補切
息寒涼犯之必在腰溼之工更宜詳辨毫釐之差任
人性命慎哉慎哉

熱病

虛勞之證全匱於血瘀之下可見勞則必勞其精

血也營血傷則內熱起心常熱目中生花見火耳
內生而輕鳴口舌齦爛不知正鼻孔乾燥呼吸不
利乃至飲食不為服食意倦嗜睡厭食倦怠每行日
過衛行日心會氣為衝氣之所不能內守而跳出於
外或吐或衄或出一陰之氣血出既多火熱進入過

迫蒸蒸熱無休止營血有立盡而已不死何待耶更

有分之之極而血不流不行者血不流於外而但蓄於
內蓄之日久用身血走之隧道淤滯不流惟就乾涸

皮鮮滑潤而無榮潤於是氣之所過血不為動能蒸

血而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止謂氣血之陰苦以涼

美正治熱正所謂采白虎湯恐誤白虎湯必死

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蓋有形之血不能化爲無

形生出有形者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

問曰之論則詳矣氣成虛者是內傷也何以辨之
予曰急子之論而急子之論者非死不育又有待耶亦有始因

脫血後逐養者血虛血少觀於流市發熱致病尤
易也內訌凡言虛無不及於勞然在大肉枯槁大

骨陷下胷中氣高五臟各見危則固已言之未有
勞之之極而真臟脈不見者也然枯槁已極即真臟
脈亦見者有不死者乎急者人始發急則損之自上而下一

指指於肺皮裏而毛落二指指於心血脈不能來養

臟而三指指於胃飲食不為原盛而反熱則損其

陰陽虛則陽盛損則自下而上損指於腎腎主水不
起於肺二指根於肝筋不能自收持三指根於脾
飲食不能消化自上而下者過於胃則不可治自下
而上者過於脾則不可治善飲食多自能生血飲食
少則血不生血不生則陰不足以託陽勢必五臟齊
損人體重脾胃皆耗矣至仲景金匱之文昌細
言其大意謂特生於數入小而不生其血血自不
能化精內挫於精不足者必循之以味味者五聲之
味也補以味而銷其勞則發漸富大命不傾說以
繩口之入為半後之出猶其不成血虛爲言乎所
以垂訓十則皆以無病男子汗出虛羸者言乎所
之侯域者指掌矣夫男子平人但知鍛勞精神耗
知陰精日損飲食無味神勞虛憊虛勞厥從內
變者不外津液衰而口渴小便少甚則目瞑雖血
陰精不交自老盜汗淋漓身熱振慄心驚驚風者比
素然也故血不化精則血虛精亦虛則新汗不升
寒痰積聚於胸悶則食滯虛寒則食不消熱嗽
久則蒸蒸其所犯之虛化而爲虛成成僞尸瘤發前因
桂屬獨人之神氣養器之神氣人死則器亦死其逆
魂之不死者傳親近之一脉附人真體似有如無其
後蟲日老長人日駭悶閑三傳而蟲之爲虛非符葉
所能制矣和諧音平公疾曰是近女室而生內
熱或蒸之非鬼非食不可爲也恐卽有瘧者有瘧非
其症之名爲惑惑字取義三公載一器非
鬼非食明指蟲之爲鬼不爲食者諱也以故或之
證聲喉嚨勞瘵之證亦屬喉嚨者氣質爲
蟲所侵明矣男子前輩之覆古今不知幾千億人矣

果此病源不察謂有虛勞有寒病有注病又有五勞
六極七傷者有五蒸二十四益法有三十六種九十一
種各分門別治後人以歧路之多茫然莫知所
適且譁其名曰火大而蒙者還謂坎火有虛有實
乃至元氣諸方多云肺用某藥肺用某藥以及
心肝腎脾腎出虛實兩治之法是於虛相處分中添
出實相勞矣鄭附何至是耶仲景於男子平人諱
詳戒戒無非謂藥術之道猶穀爲資居常藥而謂藥術以
安其穀害之本藥精於藥而常居常藥嗜慾以生其精
至燕之角服氣銀兒福性尚建中復稱爲主治夫建
中復稱令扶作甘之善第一瘦枯不足者惟之以
沫之旨也世有是之號矣不云自中之理哉後人補
腎者方于膝蓋葛以治虛旁何反十無全曾非依
樣鑿空徒耗舌脂耶及其粗獷不行仲仲至惡其舊
生其新變希於努恭前人未嘗合參浮大與
虛氣並爲成僞而引神經類曰脉來突者爲虛後謂之虛
脉者無常耳勿知無常之脉指左乳下之動脈爲言有
常則宗氣不虛無常則宗氣大虛而上焦之氣始厭
厭不足也後之論脈者失此一段微微但宗患者所
遺指原而引神經類曰脉來突者爲虛後謂之虛常
爲虛脉爲中虛甚於中虛脉不細而微者血氣俱虛
脉小者血氣俱少脉沉小者脫氣指左乳下之動脈可
一言而畢實不足以盡其底蘊脉仲景其名爲虛
勞虛勞之脉多兼浮大當於前人論脉合參浮大與
否所謂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亦爲勞又謂脉
浮者裏虛又謂勞之爲病其脉浮大手足枯春夏制
秋冬熱男子脉浮弱而渴爲無子脉微弱而渴微弱
男子失精女子脉浮弱而渴爲津液亡血失精
脉盛弱細微者甚逢汗而總結其義曰原簡而大法
則爲減大則爲寒則爲虛寒相搏此
名爲革婦人則平產漏男子則亡血失精可見浮
大益勞外象有餘其實中藏不足不顯弱逐後得病
一端以驗脉而脉之情狀其差處於指下即病之候
莫不始於中仲景之承前啓後苟而已說
目不端愚陋以著大氣論於卷首問中大氣宗
氣所關之重因辨岐伯所指厥氣上虛爲宗氣之虛
以見重虛之厥氣下虛氣在所當診固堂下指陳未

論原

不正也脉虛者不象陰也謂其脈全不似乎太陰脉
之虛故其脉無常果爾則下焦陰氣虛脈更無常矣
觀下文云如此者滑則生潤而死則燥且主死而寸
脈無常草復有人理哉故氣虛者言無常也此一
語明謂上氣之虛由肾中宗氣之虛故其動之應手
者無常耳勿知無常之脉指左乳下之動脈爲言有
常則宗氣不虛無常則宗氣大虛而上焦之氣始厭
厭不足也後之論脈者失此一段微微但宗患者所
遺指原而引神經類曰脉來突者爲虛後謂之虛常
爲虛脉爲中虛甚於中虛脉不細而微者血氣俱虛
脉小者血氣俱少脉沉小者脫氣指左乳下之動脈可
一言而畢實不足以盡其底蘊脉仲景其名爲虛
勞虛勞之脉多兼浮大當於前人論脉合參浮大與
否所謂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亦爲勞又謂脉
浮者裏虛又謂勞之爲病其脉浮大手足枯春夏制
秋冬熱男子脉浮弱而渴爲無子脉微弱而渴微弱
男子失精女子脉浮弱而渴爲津液亡血失精
脉盛弱細微者甚逢汗而總結其義曰原簡而大法
則爲減大則爲寒則爲虛寒相搏此
名爲革婦人則平產漏男子則亡血失精可見浮
大益勞外象有餘其實中藏不足不顯弱逐後得病
一端以驗脉而脉之情狀其差處於指下即病之候
莫不始於中仲景之承前啓後苟而已說
目不端愚陋以著大氣論於卷首問中大氣宗
氣所關之重因辨岐伯所指厥氣上虛爲宗氣之虛
以見重虛之厥氣下虛氣在所當診固堂下指陳未

必堂上首肖然不可謂門外漢也

三

而提其下陷此
色內傷風陰陽
謂陰虛火旺勞
論用四物加知
以補血之不足
補其氣以升提
降下之一升一
可不究悉之也

用氣聚以補氣之不足也若勞心耗血既傷則陽氣偏弱而變爲火矣是之證故丹溪於陽有餘陰不足之母黃芪補其陰而火自降此用血柔也益氣補陰一則因陽氣之下陷而治之一則因陽火之上升而治之此兩法門不遺過然不獨本醫學之兩大法門不

署伊鑑之辟而商賈一動委厥如失矣安若治營用熱
白虎湯同意然彼是外感外戾爲餘故用寒沉涼之藥
之藥而能補其偏此是內傷內傷爲不足但用機
降收之劑而已得其平矣此用藥之樞要也
虛勞之疾日脈空虛非枯槁之物攝之不能實也營
地黃二冬枸杞五味之屬全煩熱宜用夫人所當以重
熟膏及生土白蜜膏十九章皆十番蜜膏也

丹溪論陰陽主乎陰虛者蓋自子至巳屬陽自午至
亥屬陰虛則熱在午後子前屬陽虛屬陰虛則寒
則汗從麻時盜出也升陽降陰空虛虛則氣不降
氣不降則痰涎上逆而通蘇不絕也脉浮濤陽屬
陰虛虛則浮之洪大沉之空虛也此皆陰虛之證

定多少并身痛腰痺天青和成粥每用一起湯藥服之如欲行氣加人蘇葉大黃末元明粉桃仁泥韭汁之屬欲止血加人京墨之屬欲行痰加入竹茹之屬欲降火加入童便之屬凡虛勞之證大抵心下引痞俱係瘀滯血不消現則

四物湯加黃耆知母主之熱用之多不效何哉陰陽
既虛矣火必上炎而當歸川芎苦氣辛味大溫非滋
養火而能除之也。又如葛根芩連湯之麻黃桂枝
黃芩湯皆非實火少痰多者所宜此亦知其理矣。但
寒雖曰滋陰其質實而損血難曰降火其實若亡
心久而增氣炎反能助火至其敗胃所不言若不用
黃芩仁百合合夫多客多痰白皮地骨牡丹皮枳壳
茱萸五味子酸棗仁之屬佐以生地黃汁橘紅人乳汁
蜜便使等如欲散則多用桑白皮杏杷杷葉有氣則兼
母有食則少則用葛根仁百合合生地黃熟地多用生
骨皮皮肉則用葛根仁七八錢而參多爲之主
以保肺金而滋生化之源往往在憲中而致諸藥皆失
裏證發散之氣氣之薄者爲陽中之陰氣薄則潤泄
辛甘淡平寒涼是也以薦於除虛火動之證猶當得

無以養之尤宜用膏子加韭汁桃仁泥
呼吸少氣煩言語無力動作日無精光面可脫白當
兼用參茶各一錢細茶末蜜炙甘草半合水泛餅爲丸
兩味五子一粒每晚服一錢或用桑葉煎水泛餅爲丸如丸氣
頭子大每服一丸細嚼徐嚥下名補氣丸
氣虛則生虛散不言白木血還三才丸不言四物
前言養胃仁之屬肺肝腎復言菟絲地黃膏之氣
治腎盡蓋心屬陽肺屬陰陰虛則肺病虛矣故
補肺即是以補陰非四物實養知母之謂也

原不相應宜以補陰柔谷當務龍九

古方柴胡飲子防風當歸飲子象煎散皆用大黃蓋能折炎上之勢引之下行東平此然惟大便實者乃可若過泄則雖地質之屬亦不宜見大黃乎

病勞有一種真寒感損後受邪熱者如經驗方中治勞熱苦萬病丸柴胡正合耳熱去即須急已若無邪熱不死何待又大忌連坐麻用純苦柔柔反

消其陽但當用瘦玉膏之類大助陽氣使其復還寅卯之位微加溫火之藥是也有重陰覆其陽火不得伸或酒消惡寒或忘意不樂或厭甚數西鼓五心煩熱者火鬱湯柴胡升麻湯病去即已不可過劑

服寒涼藥證雖大減厥反加數者陽鬱也宜升宜補大忌寒涼犯之必死

治法當以解鬱一舉爲要料究元氣者也解乃養形體者也白形不足者溫乃以氣氣謂瓦氣有少火之溫以生育形體然此大不可使之熱熱則壯壯則反耗真氣也候其火之少壯皆在腎督謂天癸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五味人自各從所喜之屬而歸之以生津液輸納於腎者若五味一過發反成其無存無冠之漏矣夫其五味之寒熱初在肝胃亦有餘寒冠之漏矣故其不足滴有其餘者半精氣固其陰陽失故火根開而腎和脉生矣

勞久而厥血明疼無聲此爲下傳上若不敷不參久而渴渴解此爲上傳下皆死證也夫傳尸勞者男子自肾傳心心傳肺而肝脾而肝肝而脾女子自心傳肺而肝脾而脾五臟復第六

糖尿病失聲有諸侯其實不離乎心陽發陰也若明

陰陽用藥可以起死回生

林慈齋曰傳尸之氣失水欲起初受之兩腎氣虛夜

背拘急行立脚弱飲食減少兩耳聾重似風夜

臥遺尿腰汗發弱腎受訛大傳於心心初受氣夜

臘驚寒或多恐怖心懼寒氣吸欬露蒙見先亡有時盜汗飲食無味口內生寒心氣煩熱惟欲眠臥朝

乾夕重隔頭口脣舌苔赤如薄紙而有時手足五心煩熱心氣受已亥傳於肺解初受氣數度上氣喘

臥益甚口乾燥不聞香臭如或聞惟覺肝脾氣

細脉如鈍針刺既受巳亥傳於肝肺初受氣兩目眩而鼻氣在常欲寐目不能還日常乾澀又時

赤痛及夜瞞黃常欲合眼及時睡臥不著肝既受巳亥傳於肺初受氣兩目乾燥不聞香臭如或聞惟覺肝脾氣在常欲寐目不能還日常乾澀又時

赤痛及夜瞞黃常欲合眼及時睡臥不著肝既受巳亥傳於肺初受氣兩目乾燥不聞香臭如或聞惟覺肝脾氣在常欲寐目不能還日常乾澀又時

赤痛及夜瞞黃常欲合眼及時睡臥不著肝既受巳亥傳於肺初受氣兩目乾燥不聞香臭如或聞惟覺肝脾氣在常欲寐目不能還日常乾澀又時

枝梗裏行柴桑術子煎並建陽之功方下肢未送避其治法指掌易見然則去桂枝加白朮附子得非微

此以治中下二焦之陽虛欲脫耶矣

按虛熱而至亡血失精消耗津液枯槁四出難

為力矣內屬於臟腑者草泥者謂以甘草全固守之而用小建中湯資芪建中湯急運其中氣俾飲食增

而津液歸胃至充血精神復得其真陰之不足但取

桂枝作甘之本味而酸辛鹹苦在所不用兼舍此別無良法也愚用法者貴立於無亂之地寧但廢苦不

可用此中之甘草服甘草飲食氣阻胸膈更使虛症

寒太過令人中滿壅用橘皮砂仁可行之可不然

甘寒又不可更將何待我人多用柴令建中

湯十四味建中湯難通甘之算然柴令方中前胡細辛爲君意在退熱而除虛之無則不可退十四味

方中用附子德意在復熱而除虛之陽未必可復

又在用方者之善爲裁酌矣

也

接素問云陽氣者煩勞則張縮絕淫積於夏使人煎厥已詳論卷百問答條矣可見虛勞虛煩爲心火不交之病督木不上交心火心火無制故煩而不得眠不獨夏月爲然矣方用酸棗仁湯以棗仁爲君而兼知母之滋陰爲佐茯苓甘草調和其間皆入生分而解心火之藥語也

接七傷金匱明食傷憂傷食傷房室傷腰傷勞傷經榮衛氣傷及房勞傷但居其一後人不知何見謂七傷者陰寒痰裏急痛泄精少陰下濕滑泄小便苦數臨事不舉似乎顧王晉傷爲言豈有五勞二傷主五勞而七傷獨主一藏之理察人生老少傷腎者恆多要不可爲一定之名也所以虛勞證凡本之內傷者有此七者之分效虛勞發熱未有不由於血者而瘀血若無內傷則榮衛運行不失其大體從何起是必飲食起居過失失神氣先成內傷而後隨其氣之所聚寒之處爲瘀積瘀久半不可拔新生之血不得周潤與日俱損其人尚有生理乎仲景施活人手眼以大黃䗪蟲丸之潤利潤其血之乾以導動散血之物行死血者之曰經中補虛益非以行血去瘀爲安中補虛上著然此特世俗所稱乾虛之良治也血歸在內手足厥相者反之兼入腹主消渴之藥同用大黃䗪蟲細參其滋潤清甲帶面目黯黑及裏瘦不能飲食全是營血瘀滯胃中而發見於肌膚面目所以五臟失土之淺說而虛極也此與五臟藏之不病不同故可用其方而等去其胃中之血以內較而流通榮衛耳許州陳大夫得

仲景百勞丸方云治一切勞瘵癆滯不經藥導證者有服與世俗所稱乾虛勞亦何以異大夫其具於謀國敷方用歸乳香沒藥各一錢人參一錢大黃四錢烏蛇桃仁各十四錢泛去皮尖右爲細末煉蜜爲丸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勞水下取恐物爲度服白第十日百勞水即仲景甘爛水以杓搗百粒者也

接後斯濟仲景治傷寒厥代結心動悸邪少虛多之聖方也金匱不載以千金翼常用此方治虛勞則實可微信是以得名于金之方也虛勞之體多有表寒夾其陰虛所以其證汗出而渴之固非即治其陰虛亦非惟用此方得汗而厥出熱解其人伏然真聖法也但虛勞之人胃中津液虛寒而傷寒寒病邪少虛多之比桂枝生薑分兩之多服之津液得通熱勢外寒津液既外越以復收多有津溼沾濡一盡去其寒氣以本方去桂枝生薑二味二倍加入人參隨繼其後庶幾津液復生乃知榮盛而諸虛減復佳小滿哉

接許叔微本草方云葛根川芎葛根丸者是五尸之一疰鬼邪爲害其變動一大約使人身涼消沉沉默的不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致於死瘧者乃至滅門黃即是逐者急治瘧肝一具除取水得三服其再服此法天朝地覆九道皆棄有渴而不能食耳後人相傳謂此方能升清降濁有識者亦咸信之嘗事尚可言我夫婦其中氣以驅中氣之自爲升降不用升氣可也用之亦可也若以升清之責責其降濁之能豈不痴乎

接盛坐之證陰虛者十常八九陽虛者十二而已陰虛者陽有餘陰不足之論而定大補陰丸四服肝一具除取水得三服其再服此方神良再按長桑君所傳越人榮方各傳其往人者至華元化醫家其傳遂近仲景觀中之要諸禁方記不盡曉底蘊然而有其理無其事者不足尚也有其事無其理者不足尚也即有其理有其事矣而

用意草養先之愆尤不足尚也如補肝散非不可以殺蟲而未可以行血逐瘀所以製義中補虛大黃朮蟲丸一方自出手眼而授陳大夫百勞女一方加十人只作一服以取頓快蓋於此時而用力可圖十全其五也迨至東手無氣而取用無汗以去其蟲蟲去其人可屬存乎然蟲亦不可不去也金匱之附方後一方皆無意哉

接後斯濟仲景治食傷勞倦內傷元氣消腫耗之陽不能升舉并心肺之氣陷人於中焦而用補中益氣治之方中佐以柴胡升麻一味一從左旋一從右旋芪桂於胃之左右升舉其上焦所陷之氣非自腹中而升舉之也其清氣下入腹中久爲寒泄并可多用升柴從腹中而升舉之矣若陽氣未必陷下反升舉其陰氣于犯陽位爲壅塞小哉又有陰氣壅滞于上干清陽而衝中之肉膜障爲腹脣間之氣漫散爲腹者而悞此法天朝地覆九道皆棄有渴而不能食耳後人相傳謂此方能升清降濁有識者亦咸信之嘗事尚可言我夫婦其中氣以驅中氣之自爲升降不用升氣可也用之亦可也若以升清之責責其降濁之能豈不痴乎

接盛坐之證陰虛者十常八九陽虛者十二而

已

陰虛者陽有餘陰不足之論而定大補陰丸四服

肝

一具除取水得三服其再服此方神良再按長桑君所傳越人榮方各傳其往人者至華元化醫家其傳遂近仲景觀中之要諸禁方記不盡曉底蘊然而有其理無其事者不足尚也有其事無其理者不足尚也即有其理有其事矣而丹蔴二老人理深識各造其極無名義也前治補中益氣能升清陽設說用之反升濁陰致其叮咚而丹蔴之法用之多不效者可不難推其故哉目

謂立法者無過而用法者不得法中之氣過緊四出
蓋於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二謂未常細心推辨耳夫
陽之有餘得十之七陰之不足得十之三此所謂真
有餘真不足也陽真有餘一切補陰之藥重受之而
無恐多用之亦無害是則補陰在所必需矣若陰之
不足者十存其三而陽之有餘者十存四五亦名有
餘而實則非真有餘也究亦同體不足而已補陰寒
涼之藥尚敢恣用乎不知此義而恣用之者但效
其後轉成陰盛陽虛清熱滋汗等思究竟陰基已壞
於前節欲更補其氣其如味之不能載何故再致叮
嚙俾用昔人法即持衡在手較量於輕重之間可矣

虛勞之屬陽虛者十中空無一二屬陰虛而渴附
渴一方似不可少其方從金匱未附陽生投之得
當適於神明明以其虛勞失血互之者尤多以其善治龍
雷黃牡蠣地黃子甘草鹿而令加當歸川芎乾薑麻
而根加龜乳陳刻若已數天處而大熱加葛根一錢
冬處而多忘加茯苓遠慮而口乾加麥冬知母處
而腹微加胡麻覆蓋子柏子仁處而多氣兼徵欬加
五味子大棗處不安加龍齒砂參紫石英小
草若冷則用蒸石英小草若客然則用沙參蜜齒不
冷不熱皆用之處而身發虛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虛

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處而勞小便亦加
黃芩處而客熱加地骨皮黃芪處而冷加黃芪處而
痰復有氣生薑半夏枳實處而小腸利加梟蟄增
茺蔚鷓鴣處而小腸不利加伏苓澤瀆處而損漏
白加厚朴龍齒不足加地黃當歸肺氣不足加二冬
五味子心氣不足加人參杏仁菖蒲肝氣不足加天
麻川芎詳氣不足加白朮白芍益智腎氣不足加熟
地澤志丹皮及膽氣不足加細辛酸棗仁地榆神昏不
足加殊砂預知子茯神

附錄藏器用藥凡例

虛勞頭痛復熱加枸杞養熟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
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加松加龍骨虛而多熱加
地黃牡蠣地黃子甘草鹿而令加當歸川芎乾薑麻
而根加龜乳陳刻若已數天處而大熱加葛根一錢
冬處而多忘加茯苓遠慮而口乾加麥冬知母處
而腹微加胡麻覆蓋子柏子仁處而多氣兼徵欬加
五味子大棗處不安加龍齒砂參紫石英小
草若冷則用蒸石英小草若客然則用沙參蜜齒不
冷不熱皆用之處而身發虛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虛

如大风怒烈而逼血妄行以致瘀于面上者皆名瘡癧。急者此傷其陰也又或氣以怒傷而不能無伸以致致脾無氣而爲嘔嘔腹痛飲食不行者比傷其陽者也然隨之惡者未必致病臟堅堅固者未必致病惟先天之氣弱而三陰易損者使不知節則東方之氣多致西方之敗也然亦本傷肝而悲哀最傷陽經曰肝悲哀則中則傷傷則狂妄不精神不制不正氣入輪而筋膜筋骨不舉木性惡干天惡于土喜憂惡盛傷肝氣實也悲恐肝氣虛也但實不貳而虛則終成耳慮而不顧則必至勞損而治當察其邪正也

驚氣本以入心而更逆於肝膽經曰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無所定故氣亂矣又曰東方之毒人過於肝其病發驚此所以驚能動心而尤能傷及肝膽爲君主固不可傷而膽以中正之官實少陽生氣者氣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其危立見雲微徵爲致則諸臟生氣因火生氣致其危立見雲微徵爲致者惟養心安神治復則病自却若鬱長日積而將大驚指揮或致驚汗泄而通身發寒默默無言者皆不可輕詣詳問

若然用過者多成房損人自生以後視顧後天
無氣以立命之不精強神亦速強必有壽精
虛氣亦為多夭其有先無後則不獲善業賦本薄
而知自珍而惜已後天則必成房損此而傷生恐將
且添情慾難再伐後天則必成房損者在此日
誰又又有年尚未冠壬水方生保養身正在此日

而不知其害者連擇其事也。故其害本不外而歸於日暮者多矣。蓋知其害者不外於人而歸於不先有明察者。知保生之道則可以盡心焉哉。利害之得失既懶愚識觀乎悲戚或請何濟於事哉。勞倦不賴者多從勞損夫勞之於人能免之如奔走食力二大卒日營營而未聞其病者何也。食殘之勞是役也。從無懈怠。習以爲常。倘病之有惟安閒勞之而苦。苟勤心力斯專爲害矣。故或勞於名利而不知寒暑之傷外或勞於事而不知急緩之傷內。或勞於疾病而削傷殘於無衛虛羸之手或爲詩書困厄每尋掌雪成災或以好男延逞遂致崩潰之力恐之不計自量而務使便逸。一應奉行爲皆宜致損凡劳倦之傷體曰在肝而若此者勞不同則凡傷勞傷骨傷氣傷血傷筋傷神傷皮肉傷氣傷五臟矣。嗚呼。傷寒甚者死。然人迷其所以則在但知有伎而忘其有耳。震威成子曰無勞女形無撫女精乃可以長生若此二言者因其實故多易之而不知養生之過於此八字而盡之矣。猶可以息之也耶。少一年後酒者多成勞損酒本在藥大損真陰惟少飲之未必無多飲之難見無傷而就耽之則受其害者十之八九無異也。凡人之氣乘臟腑有陰陽而酒之性亦有陰陽。蓋造次而飲之則氣之不足以滋陰而性偏動火故然者忿然而病爲吐血衄血便血崩血。喘嗽脉短狂悸等證此酒性偏陰而然也若陽處者喘嗽脉短狂悸等證此酒性偏陽而然也若陽處者喘嗽脉短狂悸等證此酒性偏陽而然也若陽處者

酒質而爲形體胎氣濁瘦腹痛吞酸少食亡陽暴熱等症此有如是人果知否酒能亂性每致因酒妄爲則凡傷寒竭力動氣失機及遇寒不勝等事無不爲之除受其損多因覺也夫縱酒之群固不患其害之若此及病至沉危急不知爲因由故余詳明於此以爲

凡虛損之由其本虛者前無非因也等他土燥飲食所致或先傳其氣氣傷傳及於精或先傳其精傳氣必及於氣但氣在人又非苦謂之陰分陰處為天之根形質之則非損在形質者曰陰虛為天大也若分而言之則有陰中之陰者其病屬發熱躁煩頭紅面赤脣幹舌燥渴熱口干汗出便使血大便燥結小水痛澀等症有陰中之陽者其病為風寒惟恃氣短肺脾運道以時不寐多夢者少腹痛泄肚二便不榮神志多驚恐吐氣短促聲嘶音氣喘急口渴目閉等證則無論陰陽凡病在極苦所必至虚由真陰之敗耳

然愈陰所恃性爲主善爲爲精血之海而人之生氣即同天地之陽氣所自下而上所恃爲五臟六腑不虧而肝腎所主水火生養水腎水火不離而肺脾所主心腎不交而神志肢體虛火燄熗勞傷等證便非傷一根本何以危急至此故凡病甚於上者必其甚甚於下也余故曰虛邪之氣

之何也矣所貴乎君子知其微而已
凡傷寒元氣者本皆虛證而古方以虛損勞瘵各分
門類則病若有真亦所宜辨蓋虛損之謂或有見於
於一證或有因應於暫時凡在經難但傷元氣則
無非虛損病也至若勞瘵之有不同者或以骨蒸或
以乾咳甚至吐血咳嗽寒熱俱敗延日久其此其積
漸有久病未得轉變但振搗之法在陰分之處
猶有日本末傳而後人失傳者也

固分外邪不入於身多宜溫補者病在裏中之陰分多有不宜溫補者然凡治虛證宜溫補者病多易治不宜溫補者病多難治此虛勞若乎有異而不知勞瘵之損即損之深而虛之甚者耳凡虛損不

愈則日其或勞矣有不可不慎也
虛根曰風寒亦有暑虛者虛於下逼陽於上也
虛根曰根寒亦有暑虛者腎水不足
引水自救也啞聲不出者由督氣之毒蓋聲出於
喉而根於腎經曰內寒而厥熱爲肺脾此皆虛也虛
而喘急者陰虛肺格氣無所歸也喉乾咽痛者真火太
下耗虛火上浮也不眠恍惚者血不養心神不能藏
也時多煩躁者陽中無陰柔不滑則也易生嗔怒恐或

之餘故凡於診候之際但見其指甲乾黃覺有枯槁之色則其髮膚營氣具在目中矣此於脈色之外便可知其有虛損之候而損之微甚亦可因之以辨

病之虛損者必因有五勞七傷發有營衛虧耗精氣虛者即陽虛也陰虛者即陰虛也一病有火盛水虧而見營衛津液溼枯者即陰虛之證也有水盛火虧而見腹滿寒熱時脾敗者即陽虛之證也此惟陰陽偏固所以然凡治此者但培其不足不可代其有餘於既無虛症復去所不論易謂南取偏傷我不殆我惟任陽之病當有不論易謂陰陽之偏復有陰陽其有假陽非陽似陰非陰者使非確有真見最易愚人此不可不詳察且復有陰陽俱感者則陽爲有生之本而所重者又單在陽氣耳矧于此則虛損之如指諸掌矣

命陰分不至者大補元氣五臟俱復其陽分者五臟俱無
右歸飲右歸丸九氣分虛寒者六氣煎理腎陰分虛寒者
脾安不一者理陰煎三焦陽氣大虛者六味回陽飲
氣虛脾寒者一丹青胃氣溫者胃溫飲理中湯溫飲
陰虛者多熱以水不濟火而陰虛生熱也此病多得
於酒色者或情慾不節傷寒濕狂勞以動五臟之火
而先天元陰不足者尤多此病凡生虛損而多熱多寒
燥不宣熱食者便是陰虛之候欲滋其陰惟宜甘涼
降肺之火勿除陰中有火者尤忌辛溫如乾薑桂附散
故紙白木香之類皆不可輕用即如人參黃耆附子
枸杞當歸之類是性陰中之陽不可輕用即如人參
用之蓋恐陽旺則陰愈消不能增利水益圓丘然陰虛
者因其水虧而火勝者又忌寒涼蓋苦寒之流弊非
養補之物其有火盛之甚不得不從涼者亦當兼用
壯水之制相權而用而可止即止以防其敗斯得善
能之大法

虛損夜熱或午夜發熱或喜冷便冷者此若陰虛生
熱水不制火也宜加減一陰兩消石在心腎而警惕
失志者宜一陰煎若外熱不已而內不其熱但宜補
陰不可清火宜一陰煎或大柴胡黃湯有元氣不足
虛損者雖無五臟皆有病然專主肺腎膀胱
為金臟金之所長者火也主之化毒者燮也燮則必
寒氣化氣所以病寒故為欬嗽喘喝咽痛瘡瘍等
虛損者雖無五臟皆有病然專主肺腎膀胱

謂調治此者只宜甘淡涼靜之藥滋養金木使肺腎
相生而無火則其陰氣復而寒亦可解六味地黃湯者宜
四珍加減丸之火燄者宜火麻仁之水火既濟復而
其有火而麻仁之水火既濟復而寒亦可解六味地黃湯者宜
左肺飲兼受風寒而嗽者宜金水六君煎貝母丸治
嘔最佳
虛損吐血者傷其陰也故成吐或衄所能免但
察其有火而麻仁之水火既濟復而寒亦可解六味地黃湯者宜
以火燄之上而麻仁之水火既濟復而寒亦可解六味地黃湯者宜
此不得不暫用芩連薄荷葉竹茹黃芩之屬或單以抽
薪飲取薪火之難生者若陰虛而兼火者宜保陰
煎或清化火或加減一陰煎主之血止即當養血不
宜用寒涼也若無實火而全屬陰虛則陰虛品土水弱
宜由陽發而為火者並宜甘陰柔陰助陽自歸經一
制動以和治陽使陰氣安靜得勝則血自歸經一
陰前六味地黃湯或小營煎之類主之若因勞虛則
而致欬兼血者宜四珍加減丸主之若因勞虛則
火陰肝腎腎三陰受傷而動血者宜五陰煎五臟飲
六味地黃湯主之此火不附處反於上大脉
而益火而大壯主之者此火不附處反於上大脉
右歸飲加減主之或八味地黃湯亦可此惟思慮
情過勞者多有此證若因勞傷而素易喘渴多有汗
不攝血而為吐血下血者宜六味同陽飲大加白朮
主之味苦兼酸者不可用辛酸者大吐大衄而六味細辛手足
羸危在明則死難者此火不附處反於上大脉
自止若火熱至甚氣亦隨之不止厥逆昏憤者速
參氣以固生機五味同陽飲或四味同陽扶土主
若再用寒涼即死絕之失血吐血必其陰分大傷使